

# 争做环保使者 共创绿色文明



## 两个临川王、两个临川人、两个“749”——

# 虎踞龙蟠,郦波妙释南京千年文脉

□ 本报记者 冯圆芳

近日,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、南京市委宣传部等联合推出的《品读中国》“南京文学课”第二课在南京开讲,南京师范大学教授、《百家讲坛》主讲人郦波带来“城头虎踞心中龙蟠——论世界文都与城市精神”的精彩分享。面对皇皇一部南京文学史,郦波自出机杼,以三个“两”,拆解文都南京的千年文脉——两个临川王,两个临川人,两个“749”(年)。

两个“临川王”均出现在南朝,第一个即南朝宋的宗室,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刘义庆。他主持编纂的《世说新语》,是魏晋南北朝时期“志人小说”的代表作,由一个个小段子组成,长的不过一两万字,短的只有十几个字,人物形象栩栩如生,故事情节生动有趣,“我经常讲,《世说新语》就是最早的微博体。”郦波诙谐地说。

第二个临川王,是梁武帝萧衍最喜欢的弟弟萧宏。萧宏又高又帅,可惜是个绣花枕头,曾主动请缨北伐,半路遇到冰雹就落荒而逃,导致梁军大败,被时人讥为“萧娘”。但正是这位“萧娘”,偶然地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他手下有两名文士,一个是担任行参军(相当于低级秘书)的钟嵘,写下了我国古代第一部诗论专著《诗品》;另一个是担任记室参军(相当于高级秘书)的刘勰,写下了我国古代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《文心雕龙》。

《文心雕龙》的成名与“出圈”,其实颇有时代色彩。刘勰少时家贫笃志好学,依靠名僧僧祐,学习儒家和佛家理论,撰写《文心雕龙》,得到宰相沈约称赞,授奉朝请,历任临川王(萧宏)记室、步兵校尉、太子通事舍人。刘勰凭《文心雕龙》“得到宰相沈约称赞”背后,郦波说,隐藏着一起著名的“策划案”。

“魏晋南北朝极其讲究门阀士族,正所谓‘上品无寒门,下品无世族’,庶族出身、籍籍无名的刘勰想凭才华出名并不容易,僧祐就建议他,找当时的文坛盟主沈约推荐。考虑到直接见沈约会遭到门房阻拦,刘勰就扮作商贩,在沈约家门口摆摊,有一天撞倒沈约,就掏出他的作品请他指教。沈约随手一翻,越翻越惊奇,太喜欢这本书了,以至把它奉为‘睡前读物’。因为沈约的大力推荐,《文心雕龙》才扬名天下,刘勰也得以步入仕途,和昭明太子萧统成为莫逆之交。”

“两个临川王”,串起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京文脉。除此之外,还有“两



冯永《金陵图》

个临川人”也对文都南京有着再造之功。郦波介绍,这第一个临川人,就是列宁口中“11世纪东方最伟大的政治家”王安石。

“王安石是一个拥有远见卓识、思维超前的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、改革家,他主导了熙宁变法,其青苗法、均田法等,类似今天的农村信用合作社。”郦波说。不过,对南京这座城市来说,最重要的还是他和另一位文豪苏轼在南京的相遇。北宋元丰七年秋,苏轼从黄州至汝州途中,经过金陵,欣闻故人来,王安石骑着毛驴,到下关码头迎接,两位昔日政敌相逢一笑,不仅恩仇尽消,还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“苏轼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很不好意思,说‘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’。王安石笑着说:‘礼法岂为我辈设哉?’后来两人在金陵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,越来越欣赏对方。王安石对刘勰说,‘不知更百年,方有此人物。’苏东坡也在《北山》诗中写道:‘骑驴渺渺入荒郊,想见先生未病时。劝我试求三亩宅,从公已觉十年迟。’可见情谊之深厚。”而此次相会后仅一年多,临川人王安石就在金陵病逝。

对南京有着特殊意义的另一个临川人,就是明代著名戏曲家、文学家汤显祖。汤显祖曾在南京先后担任太常寺博士、詹事府主簿和礼部祠祭司主事等职务,因为工作比较清闲,他结交了很多热爱戏曲的朋友,受朋友影响,他在南京写下了《临川四梦》的第一部《紫钗记》,由此踏上了彪炳千古的戏曲创作之路。郦波补充说,汤显祖最负盛名

的《牡丹亭》,虽然并非在南京写就,却在完稿后被寄回南京,由南京的朋友帮忙完成公演,一炮而红,成为当时南方戏曲界“热搜榜”第一。

两个和“749”有关的年份(公元749年和公元1749年),同样是打开“天下文枢”的钥匙。公元749年前后,诗仙李白第二次来到南京,为这座城市留下了著名的《登金陵凤凰台》。

有意思的是,郦波介绍,这首《登金陵凤凰台》其实是李白第一次赴南京途中,经过黄鹤楼,却发现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”,因此耿耿于怀后祭出的超越之作,该诗和李白其他一些作品一起,成为“金陵怀古”诗的发轫之作。特别是其尾联两句“总为浮云能蔽日,长安不见使人愁”,境界上远超崔颢“日暮乡关何处是?烟波江上使人愁”的思乡之情,被视为大唐士大夫的精神自白。

崔颢《黄鹤楼》为何能被严羽《沧浪诗话》誉为“唐人七律第一”?重要原因在于,《黄鹤楼》是一首打破格律的拗体诗,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”不拘平仄对偶,正所谓“不古不律,亦古亦律”,却因此气格高迥。另外,虽然在写黄鹤楼时李白没能比过崔颢,诗仙的第一次南京之行同样收获满满,他在长干里写下的乐府旧题《长干行》,描绘了商贾儿女之间的唯美爱情,被视为“古今《长干行》第一”。

与南京有关的第二个“749”,即公元1749年,则有数条线索交织于此。这一年,自称“秦淮寓客”的清代文学家吴

敬梓,在南京完成了伟大的讽刺小说《儒林外史》。同年,曹雪芹开始了“批阅十载,增删五次”的《红楼梦》创作。江宁县令袁枚也在1749年“裸辞”,用毕生积蓄买下废宅“随园”,更名“随园”,修葺一新,扒掉围墙,把私家园林变成了一个允许百姓自由出入的“公园”。这位“美食博主”还经常在随园开美食party,汇聚“舌尖上的中国”,写了一部《随园食单》,成了当时的美食畅销书。

“袁枚在1749年‘裸辞’的意义还不止于此。大概1760年之后,袁枚开始招收女弟子,原被视为‘无才是德’的女性,第一次获得了公共教育资源,这也是人类文献有记载以来第一次公开招收女学生。”郦波说。公元1749年的故事并没有结束。这一年,18岁的桐城人姚鼐来到南京准备第二年的乡试,次年顺利考中举人,“桐城派”大家的故事由此开端……

两个临川王,两个临川人,两个“749”,在这堂精彩纷呈的南京文学课上,郦波教授用几把看似很小的“钥匙”,四两拨千斤地打开了南京城市精神中的“虎踞龙蟠”。“北方中原遭遇危机时,至少有四次,南京成为华夏文明的救星之地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无数诗人会在金陵怀古,因为这里是华夏文明内在价值逻辑的重生之地。”虎踞龙盘今胜昔,天翻地覆慨而慷,在时间的洪流之中,无数人在这里,把个人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只有深切地了解脚下的土地,所居的城市与族群的文脉,才能真切地拥抱家国天下的理想。”郦波说。

## 何处金陵第一楼

□ 毛贵民

说起南京第一楼,若论高度,应是鼓楼紫峰大厦,若论见证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当数金陵饭店。可是,若论文化,则非骝蒙楼不可。

骝蒙楼位于南京市玄武区鸡鸣寺内,鸡笼山东北端,是两江总督张之洞为了纪念其门生、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而修建。

清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戊戌政变发生后,杨锐被杀,张之洞曾发电报给盛宣怀让他邀请王文韶设法营救杨锐,又发电报给直隶总督荣禄,请荣禄转奏“愿以百口保杨锐”,但为时已晚。杨锐遇难,张之洞十分痛惜。

清光绪二十八年(1902年),张之洞再度署理两江,忆及与杨锐在鸡鸣寺彻夜长谈,无限哀思,于是倡议建楼以纪念杨锐。张之洞出资,鸡鸣寺和尚操办,清光绪三十年(1904年)斯楼成,张之洞题匾曰:骝蒙楼,并注“骝蒙楼成属题匾,用杜诗‘忧来豁蒙蔽’意名之。”此后,张之洞又在《金陵游诗·鸡鸣寺》诗中再次提及:“一朝朝僧楼,雄秀发其秘……素有杜老忧,今朝豁蒙蔽。”并自注云:“余以金施寺,僧闾寺后经堂为楼,尽伐墙外杂树,遂为金陵诸寺之冠。”

辛亥革命元老刘成禺(字禹生)在其所著《世载堂杂忆》中,收有《骝蒙楼》一文,记载了骝蒙楼的由来。

清光绪二十年(1894年),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来南京署理两江总督时,与其任四川学政时的得意门生杨锐某夜“同游台城,憩于鸡鸣寺,月下置酒欢甚,纵谈经史百家、古今诗文,悠然忘归,天欲曙,始返衙署。”“此夕月下清谈,及杜集‘八哀诗’,犹能朗诵无遗;对于《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》一篇,后四句‘君臣尚论兵,将帅接燕蓟,朗咏六公篇,忧来豁蒙蔽’,反复吟诵,之洞大感动”。光绪二十八年

(1902年),张之洞再次出任两江总督,重游鸡鸣寺,“徘徊当年与杨锐夜谈酒谈之处,大为震悼,乃捐资起楼,为杨锐纪念,更取杨锐所谓‘忧来豁蒙蔽’句,曰‘骝蒙楼’”。

张之洞有《鸡鸣寺》诗曰:“城外湖湖白,湖外山苍翠。”可见登楼视野极阔。因为,清末民初,南京城市发展重点尚在城南,民国黄金十年首都建设也重在新街口一带,据记载:其时,南京西部尚是一片未开之地。故而从骝蒙楼上望去,可见玄武湖光、钟山紫气、九华塔影、逶迤古城墙,此间目之所及,能达江北浦口、城南白鹭洲。因此,是为南京登临望景的绝佳处。《首都志》载为:“俯瞰山巅,极目千里,真大观也。”

此楼引来无数文化名人登楼怀古。从骝蒙楼对联中可以看到,题写对联的有曾国藩、梁启超、曾国荃、陶端斋、徐淮生、茗山法师、罗正伟、傅文山等,他们或成诗社或呼朋引类,往往于重阳来登此楼,观景、开尊、品茗、赋诗。以至于发出“骝蒙楼茶叙,俯视北湖,田田碧叶,出水芙蓉,掩映山光,招来游子,扁舟容与,何必西湖”的感慨(伍仲文《曼珠杂记》)。

1934年,南京诗史上曾经掀起两次小小的热潮,一次是在玄武湖举办的“上巳修禊诗会”,参加人有80多位,另一次就是在骝蒙楼举办的“重阳登高诗会”,计有诗人103位参与赋诗,是晚清以来盛况空前的一次全国性诗坛雅集。

其实,早在这次骝蒙楼重阳登高雅集之前,这里就有文化大家的赋诗活动。1929年元旦,骝蒙楼上有一次“七老联句”。“七老”分别是黄国荃、陈汉章、王蕴、胡俊、胡光炜、汪国垣、王易。他们都是南京大学的教授,是年元旦,风和日丽,他们登楼,饮酒赋诗。每人一句,写于纸上,留存至今,现珍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。

### 寻迹江苏老地名

## 淮安龟山,跟孙悟空有关系吗

□ 杨 斌

淮河水洪泽湖的右岸,有一个叫龟山的古老山村,地属淮安市洪泽区老子山镇,与盱眙接壤。龟山村因山得名,山形似巨龟浮于水面,小山包并不起眼,却与上古大禹治水的传说有关,而据鲁迅先生考证,这里囚禁的一个上古神兽,更是《西游记》中孙悟空的原型,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?

现在的龟山村曲径通幽,不过历史上这块弹丸之地,城池众多,寺庙林立,在这附近有魏武城、项王城、小儿城等,著名的寺庙有淮渎庙、安淮寺等。这个人文荟萃、僧侣膜拜的胜境,不断有文人墨客吟咏题诗。苏轼有《龟山》诗句:“身行万里半天下,僧卧一庵初白头。”米芾有《龟山寺晚钟》诗:“危峰高耸接云楼,落霞映照夕阳村。”可以遥想当年的庙宇连绵、殿阁雄伟。

远古时代,人们将自然现象归因于神灵,设神祠敬奉名山大川。淮渎即淮河,由此建有淮渎庙。淮渎庙南北朝以前便有,明代嘉靖年间重修,吏部尚书唐龙(1477—1546)撰写的《重修淮渎庙记》碑保存至今。该碑记述了大禹治水擒拿水怪巫支祁的传说及泗州建淮渎庙的经过。碑文引用了《古岳谈经》一段文字:“禹治水,三至桐柏,获水神巫支祁,形犹猕猴,力逾于象,命庚辰扼而制之,锁于山之足,淮水始安。”

站在龟山下,淮水涛涛,浊浪排天。遥想上古时代,淮水泛滥,水神巫支祁占据水中,他形状像猿猴,力量超过9头大象,他召唤着风雨雷电,与大禹作对。大禹十分震怒,召来夔龙、桐柏山君,才制服了巫支祁。大禹怕巫支祁继续作乱,就让人用大铁索把他锁起来,关押在龟山脚下的支祁井,淮水终于才得以安宁。这个神话传说,反映了上古先民治理淮河的艰辛情景。

支祁井在龟山西南脚,当地百姓又称“水母井”,南宋诗人张翥写诗道:“长淮日夜赴东溟,千里龟山一抹青。神禹尚疑疏凿在,支祁空锁水云腥。”乾隆皇帝下江南,曾经过支祁井,当他翻开井盖时,竟被翻滚的水面吓得魂飞魄散,以为水怪现身,赶紧合拢井盖。

《西游记》孙悟空的真实原型,学界众说纷纭,鲁迅在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一文中说:“我以《西游记》中的孙悟空正类无支祁。”巫(无)支祁到底跟孙悟空产生了什么联系呢?

大禹治水擒拿巫支祁的传说,从古本《山海经》开始,在唐人传奇《古岳谈经》、《唐国史补》等史料中,历史中不断被演绎着。古本《山海经》说巫(无)支祁是水兽,《古岳谈经》说是猿猴,《唐国史补》说是青猴,这些都与孙悟空的“人设”相似。此外,大禹治水时,将巫支祁擒于镇于龟山脚下,与孙悟空大闹天宫后被如来镇压在五行山下的情节颇为相似,孙悟空所用如意金箍棒,也叫定海神针,也与大禹治水时测定江海深浅的定海神针相似。

同样生活在淮水流域的吴承恩,想必对龟山大禹治水降伏巫支祁的民间传说比较熟悉,他根据历史上人们对这个故事的不断增饰,在笔记、话本、元杂剧相关记叙的基础上,经过再创造,完成了《西游记》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。

## 找到传统紫砂与当代生活的链接

□ 本报记者 顾星欣

6月10日,庆祝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“紫玉润光——吕门师徒紫砂精品展”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开幕。本次展览中,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著名的“吕氏绞泥”、花器、光素器等技法维度的紫玉金沙,更可见艺术家们“以匠心,致初心”的境界。如何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好,找到传统紫砂与当代生活的链接?著名紫砂艺术家吕俊杰现场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理念。

提起“吕氏绞泥”,可谓是紫砂史上的一道耀目光彩。紫砂大师吕尧臣独创的“吕氏绞泥”融五色入陶土,可谓出神入化,也因此被誉为“壶艺魔术师”。吕俊杰是吕尧臣之子,中国工艺美术行业大师,首位获得奥林匹克奖杯且金属奖章的中国艺术家。这次展览是吕门师徒为南大120周年专门设计创作的新品,其中大部分展品将捐赠给南京大学艺术学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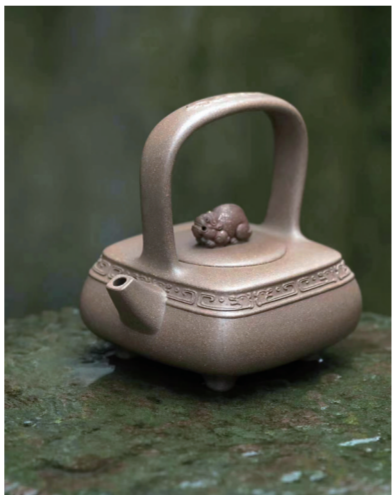
“这次展览的初衷,就是让广大青年学子与传统文化面对面,不仅近距离欣赏一把把紫砂壶,更要让他们充分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,真切地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、宽度和广度。”吕俊杰说。

十多年前,吕俊杰就担任了南京大学特聘艺术家和兼职教授,此后一直用授课、展览等方式,向青年学子传播紫砂文化。关于“传承”二字,在他看来有多重理解,既有紫砂业师徒手把手传承技艺,更期待更多青年人传承好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。

“形而上者谓之道,形而下者谓之器,好的作品应该‘道器合一’,蕴含着传统文化的精髓。”吕俊杰认为,一件作品成功与否,要看它是否具有原创性和



图为展览作品



(主办方供图)



时代性。要把传统的根脉传承下去,必须要进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,赋予作品以时代元素,如此,才能一代一代薪火相传,薪火不灭。怎样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?吕俊杰提倡要在艺术中注入鲜活的生命感受,融汇古意与今情、传统与时尚。他于作品名为《莲华》,为创新表现莲的皎洁无尘,吕俊杰以绞泥手法,用最简约的线条来诠释莲的唯美意境。这次

展览中,还有一件由他创作的紫砂精品《启航》,用无线型造型,让船体显得流畅而时尚。船上绞泥的手法呈现了缤纷的感觉,也寄托了引领未来的精神内涵。他说,“没有思想的作品只是躯壳,好的作品应该有语言、有温度、有丰富的内涵,引人遐想,给人一种‘壶外之意’的感觉。”

在艺术维度上,吕俊杰提倡紫砂一定要有流派,充分体现个人风格,让独立的艺术语言充分张扬个性。本次展览中,他的一组“唱和之作”系列作品,就充分展现了不泥于古的理念。这把壶的把手、壶嘴和盖钮造型是传统的表达,但器身装饰是一组细腻优美的工笔画,十分别出心裁。

时代在变,在紫砂艺术中找到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的连接点,这是吕俊杰一直在思考和践行的方向。

“紫砂艺术和人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。”吕俊杰说,中国人喜欢喝茶,喝茶最佳的器具以紫砂为首。材质美、造型美、视觉美、触觉美、功能美,这是紫砂的特点。“紫砂这门非遗是有温度的,它不仅可看可用,还能在生活中给大家带来审美享受。”对于普通人而言,怎样去欣赏一把壶?吕俊杰的标准是:一把好壶,首先看上去要“润”,它是好泥料发出来的微微哑光。其次要看出水是否流畅,“我们制壶人的标准,就是看这把壶拿在手中,是否让人感到舒适。”

融入生活,面向青年,传统艺术才有未来。吕俊杰说,现在不少年轻人热衷咖啡奶茶,生活中可以各类美食,但是希望大家也要多了解中国茶文化的博大精深,了解紫砂艺术的魅力。“这不仅仅是一种喝茶方式,其中更蕴藏着古老的哲学思想和做人的道理,对我们人格的塑造也很有益处。”